

# 西藏、达赖喇嘛和 转世的地缘政治



# 目录

总结：转世与中国的战略目标.....	3
重要发现:.....	5
中国在“后达赖喇嘛时代”的蓝图：终结全球对西藏的支持.....	6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立场.....	7
达兰萨拉的继承框架.....	8
转世地点与理由.....	9
班禅喇嘛的先例.....	10
中国的新轮回战略.....	12
培训计划：合法化政党干涉的工具.....	15
可认证中国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的官员.....	15
对藏传佛教的战略控制.....	16
“汉化”喜马拉雅地区及更远的地方.....	17
蒙古在藏传佛教和达赖喇嘛转世存续中的角色.....	18
被用来削弱达赖喇嘛的亲中团体.....	19
尼泊尔的安全化.....	20
引起国际反应.....	21
对政府的建议：.....	23
附录.....	24
方法论.....	25

## 总结：转世与中国的战略目标

随着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年事渐高，中国共产党加速实行他们的缜密计划，以迫使藏传佛教遵守转世习俗。

自七世纪传入以来，佛教从根本上塑造了西藏文明，成为今日西藏生活和文化认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维护佛教传统的过程中，西藏人也形成了一个独特系统来认定灵性导师的转世。导师又称祖古 (tulku)，致力于培养慈悲心并帮助众生。从17世纪第五世达赖喇嘛的领导开始，转世喇嘛成为了西藏佛教政府的核心，集宗教和政治权威于一身。

及至十四世达赖喇嘛更团结了西藏所有佛教宗派和地区，并使藏传佛教遍及世界，进一步强化西藏的佛教文明。

今日，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灵性权威横跨尼泊尔、拉达克、锡金、不丹等喜马拉雅地区，日本、越南、缅甸等传统佛教国家，以及中亚俄罗斯联邦的图瓦、卡尔梅克、布里亚特共和国，也包括尊者自己的居住地印度，和以藏传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中，最大的自由国家蒙古。达赖喇嘛的影响力也触及西方国家和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中国人对西藏宗教导师非常虔诚。

而北京夺取和控制西藏宗教认同核心的种种争斗，是为了确保对西藏的全面控制，并将其统治触手延伸到境外。

中国精心安排了党认可的达赖喇嘛继承人作为傀儡领导，其影响很可能扩及到西藏和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些政治和宗教力量都替地缘政治局势的加剧奠下基础。

1954年，毛泽东曾对年轻的达赖喇嘛说了句名言：“宗教是毒药。”自1949/50年中国入侵西藏以来，它摧毁了数以千计的寺院、焚烧宗教经典、折磨宗教教师，强迫藏人接受“爱国主义再教育”和“劳动”。中国不断透过拆毁宗教建筑、对僧侣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并对达赖喇嘛进行恶毒宣传（像是称其为“分裂分子”和“披着僧袍的狼”<sup>1</sup>）来消灭藏传佛教。

鉴于中国政府这样的立场，外界本来预测北京会想完全终止达赖喇嘛制度。

然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战略，是对藏传佛教的转世制度进行控制，包括坚持“认证下一任达赖喇嘛”是属于中国的特权，以此确保在西藏的权威，并在整个藏传佛教界建立影响力，这不仅是对西藏人，更是针对广大的国际社会。

转世是藏传佛教信仰和实践的核心，根植于出生、死亡和重生的轮回概念。北京为控制与占有转世制度而进行的斗争触及了西藏宗教认同。

在西藏，佛教的轮回演变成一种独特的实践形式，承认特定灵性导师一世又一世的重生。达赖喇嘛就是这样一位起源于14世纪的转世灵童，现任达赖喇嘛是传承下来的第十四世转世，也是世上最受尊敬的道德和宗教领袖之一。

随着尊者年事渐高，藏人面临着未来痛苦艰难的局面。

2011年，了解到这种可能性后，十四世达赖喇嘛发布了一份关于他继承权的书面文件，其中，他表示他可以于在世时任命自己的继承人，<sup>2</sup> 这种做法曾有历史先例。然而，中共拒绝承认这份声明，并声称“只有北京才能批准他的继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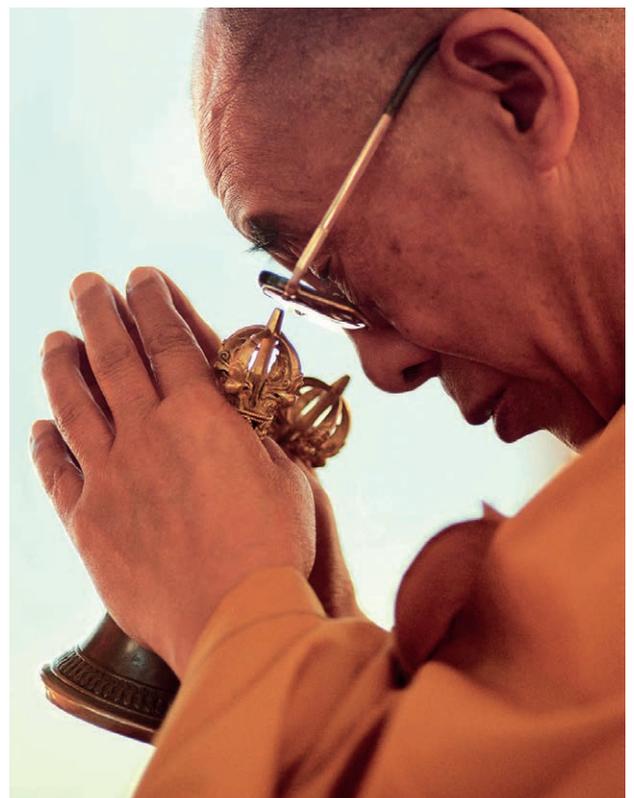
中国对藏传佛教的汉化以及对转世制度的干预具有深远的影响，并试图在最终摧毁和重塑西藏的身份认同。藏传佛教汉化的目的是打破西藏人民与达赖喇嘛的深厚连结，并建立一个反乌托邦的高科技监控系统，对寺院和尼姑庵的进行监管。数以千计的僧侣和尼姑被赶出宗教机构，当中一些人受到了极端的“爱国再教育”，包括酷刑和性虐待。

中国对西藏的政策及转世问题的立场是基于“维稳”的概念，将落实“长期稳定”作为一种政治性的委婉说法，以镇压异议或反对中共的声音，确保一个服从于党的国家。<sup>3</sup>

西藏宗教领袖的转世，特别是达赖喇嘛的继任，是一项被官员们称为“维稳”的“政治斗争”。2020年4月，卫藏洛卡（西藏自治区山南市）市委副书记刘志强下令，为了“维护稳定”要“重点处理好十四世达赖喇嘛去世转世的重大政治斗争”。<sup>4</sup>

中国将宗教信仰视为其在西藏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让中国不解的是，截至今日仍未能让藏人摆脱根深蒂固的精神实践和信仰，尤其是他们对达赖喇嘛的忠诚。

这份报告概述了中国企图将藏传佛教“汉化”并控制达赖喇嘛继承人的地缘政治影响。



His Holiness the 14th Dalai Lama  
© Manuel Bauer / Agentur Focus

# 重要发现:

- 新发现的中共内部简报显示，北京已经制定了针对西方政府和媒体的公共关系战略，其中涉及一项计划，即在他们所谓的“后达赖时代”结束国际社会对西藏的支持，计划内容也包括安插自己的达赖喇嘛人选。
- 达赖喇嘛是西藏人民最重要的世俗和宗教人士，对西藏和藏传佛教的未来至关重要。达赖喇嘛的机构具有合法性和精神权威，涵盖了印度和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地区、中亚和蒙古。在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佛教徒信奉藏传佛教。
- 中国结合极端的“汉化”措施，目的是确保对西藏更持久的控制。
- 中国将“对藏传佛教转世的控制”视为确保在西藏的权威，消除西藏语言、文化、宗教认同，以及在整个佛教界建立影响力和统治地位的关键。1995年，北京开创了先例，扣押被达赖喇嘛认定为十一世班禅喇嘛的小男孩更登确吉尼玛，并使其失踪，让他们自己的候选人坚赞诺布上位。
- 中国对藏传佛教的控制延伸到印度、蒙古、不丹、尼泊尔和中亚。
- 中国加强了政治教育和洗脑工作，不仅针对僧尼，还针对地方上的一般藏人，以打击对这位流亡精神领袖的忠诚。藏人被发现与流亡社群（尤其是在达兰萨拉）就转世喇嘛的身份一事讨论，可能会因此遭受酷刑、监禁甚至死亡。<sup>5</sup>
- 中国举办与习近平的“一带一路”相关的藏传佛教论坛，以利用藏传佛教扩大域外影响力。
-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曾申明：
  - 他是未来转世的唯一合法权威。
  - 如果他要转世，那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的自由国家。
  - 达赖喇嘛机构的存续由喜马拉雅地区和蒙古的藏人与佛教徒来决定。
  - 他可能选择成年人作为他的继任者。
  - “女性也可能为转世喇嘛”，这被认为是对数百年传统的突破。
  - 在2025年，他90岁时将与西藏宗教领袖等密切协商后作出决定。

## 中国在“后达赖喇嘛时代”的蓝图：终结全球对西藏的支持

中国领导注意到了达赖喇嘛对西藏和其未来的关键性，北京侵略性的立场即是出于对西藏维稳的焦虑。

与中共有接触的西藏研究人员透露，从两份新取得、具影响力的中国政策文件<sup>6</sup>中显示，中国政府正在为所谓的“后达赖喇嘛时代”做准备，这个术语是指中国打算利用达赖喇嘛圆寂，并选择继任者的计划。

其中一份文件就明确地区分了达赖喇嘛在世、政治权力掌握在西藏流亡政府手中的“后达赖时代”<sup>7</sup>，和达赖喇嘛圆寂后的“达赖后时代”。<sup>8</sup>

当中也披露了中国的新兴战略：当这位备受世人爱戴和尊敬的精神领袖逝世时，将为北京当局提供“战略”和“历史性”的机会，重新调整对藏政策并中断国际对他们的支持。

这些出自中国党办机构学者的文件承认，现在国际上对达赖喇嘛和西藏的大力支持，证明迄今为止中共企图影响全球舆论的努力都惨遭失败。

文件指出中共在加强压迫性控制手段时的不安全感和定位，传达出党内有一种结果仍不确定的感觉，并对党的思想和准备工作提供了罕见的见解。一篇文章承认，也许“西方敌对势力会在『西藏问题』上更多发声，而西藏问题的国际影响力也不会因达赖时代过去而减弱”。<sup>9</sup>

当中<sup>10</sup>提到，达赖喇嘛逝世为中国提供了“在西藏问题上摆脱被动局面”的机会，随后2017年的文章<sup>11</sup>也认为，转世问题“虽不可避免，但该被视为一种机会”<sup>12</sup>。两篇都指出，中共会需要建立公共关系策略，将重点放在培训中国的班禅喇嘛，以取代“消失的偶像”（更登确吉尼玛，他被达赖喇嘛选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于1995年失踪——见第六部分：**班禅喇嘛的先例**），并利用这种情况强化中国的国际地位，开始控制西藏的“新时代”。

其中“达赖喇嘛过世时，西藏发生暴乱的可能性”也被提高了；然而，这分析却忽略了暴乱很可能是由于中国干预转世认定，并压迫佛教的结果。因为尽管藏人数十年来承受严厉的政治压迫，甚至用最温和的方式表达对达赖喇嘛的忠诚也被视为犯罪，但绝大多数都仍然遵循着这位流亡精神领袖的非暴力立场。

2008年大规模的和平抗议活动中，参与的年轻人带着达赖喇嘛的照片，并诉求他返回西藏。这成为中国领导人的转折点，凸显了中共未能削弱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影响，同化西藏进入主流的汉族文化。

尽管北京几十年来战略性地“再教育”西藏僧尼，但一份文件<sup>13</sup>概述了对僧侣仍缺乏信任的情形，文中指出只有（经共产党批准的）高级祖古才应被允许“宣扬佛教思想”，普通喇嘛和祖古“不得讨论宗教自由”，因为他认为“这不是他们的强项，也不在他们的工作范围之内”。

当中也进一步说明，如果中央政府要强加自己的十五世达赖喇嘛人选，“那就应该尽快规划十五世转世形象的塑造”。众所周知，这个计划正在进行中。据西藏消息人士透露，在拉萨已经成立了一个25人的“筹备小组”，负责监督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的遴选安排。<sup>14</sup>

##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立场

历代达赖喇嘛在西藏政教合一的政体中作为核心角色。这种互补的治理体系被称为“chösi sungdrel”，是甘丹颇章<sup>15</sup>政权的特色，历代达赖喇嘛都是基于这种制度统治西藏。在流亡中，甘丹颇章信托基金（Gaden Phodrang Trust）成立，成为负责管理“与达赖喇嘛和继任程序相关事务”的主要机构。<sup>16</sup>

2011年3月14日，达赖喇嘛向流亡议会发了一封历史性的信件，将他的政治权力移交给民选领导人。达赖喇嘛表示，“简而言之，民主制度的本质是：民选领导人为大众利益承担政治责任”，“现在是我将权力下放给民选领导人的时候了”。从此司政（Sikyong；西藏总统）由散居各地的藏人选举产生，接手流亡政府的职责。

王彦民在《后达赖时代反对藏独分裂活动的新变化与对策》一文中暗指，在流亡中将政治权力下放给民主政府的决定，被中国视为达赖喇嘛的优势。

2011年9月，十四世达赖喇嘛宣布关于他继任的正式书面声明，明确表示他对转世过程的权威，进而否认中共在此过程中的任何合法性。<sup>17</sup>

关于他发表声明的理由，达赖喇嘛说：“作为拒绝宗教的共产党，中国威权统治者却仍然介入宗教事务，实施了有关控制和认定转世的再教育运动[...]是霸道又可耻的。为了根除我们独特的西藏文化传统，他们用各种不当手段认定转世，造成难以回复的破坏。”

他补充：“而且，他们说他们在等我死，然后会认定一个他们选的十五世达赖喇嘛。从最近的法规和随后声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有缜密的策略在欺骗藏人、藏传佛教的追随者和国际社会。”

“因此，在我仍身心健康时，重要的是要制定出明确的指导方针来认定下一任达赖喇嘛，以避免留下任何疑虑或欺骗的空间。”

十四世达赖喇嘛经常重申，转世的目的是“完成前一世的生命任务”。既然他现在并没有在西藏生活，“因此，我的转世照理来说会在（中国）外被找到。”<sup>18</sup>

**“为了根除我们独特的西藏文化传统，  
他们用各种不当手段认定转世，  
造成难以回复的破坏。”**

他还提到下一任达赖喇嘛可能会是女性，表示“如果作为女性更有用，那可能会以这种形式转世”。并进一步说，他将与西藏高级宗教领袖、藏人和其他遵循藏传佛教传统的“相关人士”密切协商，“在大约90岁时”决定此事。<sup>19</sup>

2018年，他再次强调，寻找转世灵童的传统做法绝非板上钉钉，继任者也可能是“资深喇嘛、学者”或“20岁左右的人”。<sup>20</sup>

在2011年书面声明的最后，达赖喇嘛表示：“请记住，除了通过合法方式承认的转世之外，任何人——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都不该承认或接受那些出于政治目的而选出的人选。”

## 达兰萨拉的继承框架

2019年第14届西藏宗教会议宣布，“达赖喇嘛与藏人之间的因果关系密不可分”，且“所有藏人都真诚地希望达赖喇嘛和转世的制度在未来皆得以延续”。

从藏人持续呼吁流亡中的达赖喇嘛回归，以及对他声明的热切回应可以看到，西藏人民忠诚地信仰达赖喇嘛。有大量藏人自焚抗议者<sup>21</sup>诉求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并且在达赖喇嘛发表声明呼吁停止使用濒危动物的毛皮后，就有数千名藏人烧了他们珍贵的毛皮。<sup>22</sup>

这种连结不仅是达赖喇嘛制度与西藏人民400多年来的关系，更延伸到精神信仰和修行层面。在藏人的心目中，几乎不可能认同中国对十五世达赖喇嘛的干涉和选择。

因此，流亡藏人之间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开创了他们协商西藏困境和达赖喇嘛制度的先例。

第一次的会议在2008年举行，尽管与外界沟通仍有危险，但西藏内的部份藏人还是在会议中发声。一位匿名作家就说：“只要达赖喇嘛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就有决心和智慧。达赖喇嘛必须亲自确认转世的过程，只有透过他才具有威信和合法性，能避免转世出现真空期和外部势力介入。”

2019年10月的后续会议<sup>23</sup>汇集了流亡者的行政代表与来自各地的藏族侨民，聚焦在“达赖喇嘛尊者的传承与西藏人民的关系”，并宣称他们拒绝中国干涉达赖喇嘛未来的任何转世。<sup>24</sup>

2019年11月，第14届西藏宗教会议在达兰萨拉（Dharamsala）召开，让藏传佛教的重要人物得以参与。这次会议提供了他们决定西藏要务的机会，包括寻找和认定达赖喇嘛的转世。与会者包括藏传佛教学校的领导、西藏寺院的负责人和成员、西藏尼姑庵代表，以及来自喜马拉雅地区的代表。

会议一致通过了《达兰萨拉宣言》，除其他要点外，该宣言决定：“关于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方式与形式的决定权，完全在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本人手中，任何政府或其他机

“如果我作为难民死去，而西藏的情况依旧，那照理说，我的转世将会在一个自由的国家。”

构都无权干涉。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出于政治目的选择达赖喇嘛候选人，西藏人民不会认同并尊重他。”

2021年1月，第13届亚洲佛教徒和平会在斯里兰卡首都可伦坡召开，当中集体通过了《2021科伦坡决议》：

- 一、达赖喇嘛的转世与体系将维持下去；
- 二、现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是下一任转世如何返回的唯一权威，而西藏人民绝不承认任何由中国政府选择和任命的达赖喇嘛转世候选人；
- 三、将会延续西藏长达八世纪以来特有的传统方法，来寻找和认定下一任达赖喇嘛。

## 转世地点与理由

历史上曾有两世达赖喇嘛出生在西藏以外的地方，一位是第四世云丹嘉措（Yonten Gyatso），他出生于蒙古，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以及第六世仓央嘉措（Tsangyang Gyatso），出生在现在印度阿鲁纳恰尔邦（Arunachal Pradesh）的达旺（Tawang）。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在1959年3月戏剧性地逃离西藏后，也是最先在达旺的曲塘木（Chuthangmo）寻求庇护。

鉴于这些历史渊源，以及达赖喇嘛曾经声明：“如果我作为难民死去，而西藏的情况依旧，那照理说，我的转世将会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有人因此猜测第十五世可能会出生在喜马拉雅地区，因为这里是十四世达赖喇嘛曾经来访并花时间教导的地方。

这已经有历史先例。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访问蒙古和阿鲁纳恰尔邦正是提醒中共，他们未来对转世体系和结果的控制都不是绝对的。达赖喇嘛的访问也被一些佛教徒视为可能的意图指标，因为过去一些达赖喇嘛就转世在他们曾经到访的地方。

印度和尼泊尔喜马拉雅地区的人民大多信奉藏传佛教，深深敬仰达赖喇嘛，并视其为宗教领袖。数以百计的转世喇嘛不仅生活在西藏，也在喜马拉雅地区（横跨尼泊尔和印度锡金、拉达克、喜马偕尔、阿鲁纳恰尔邦），以及一些西方国家。此外，印度各藏传佛寺大多数的僧人也都来自这些喜马拉雅地区。

达赖喇嘛2020年接受BBC采访时表示，他的转世问题将由“西藏和蒙古的喜马拉雅佛教徒”来决定。<sup>25</sup>

## 班禅喇嘛的先例

历史上，班禅喇嘛一直是西藏倍受尊敬的宗教人物，与达赖喇嘛有着独特的关系。早期的班禅喇嘛是认定与教育达赖喇嘛的重要角色，反之亦然。五世达赖喇嘛认证他的老师罗桑却吉坚赞（Lobsang Choekyi Gyaltzen）为四世班禅喇嘛。在这之后，七世达赖喇嘛认证六世班禅喇嘛，六世班禅喇嘛又认证八世达赖喇嘛。

有这样的先例在前，中共为了加强对转世的控制，在1995年绑架了六岁的第十一任班禅喇嘛更登确吉尼玛（Gedhun Choekyi Nyima），并以自己任命的继承人坚赞诺布（Gyaltzen Norbu）取代其位置，当时更登确吉尼玛已经被现任的达赖喇嘛所认证。<sup>26</sup>

1995年5月14日，更登确吉尼玛由达赖喇嘛尊者认定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转世。5月17日，更登确吉尼玛及其家人失踪，有一些试着寻找他们的藏人遭到逮捕并被判刑，罪名为“向达赖喇嘛泄露情报”。至今已超过20年，仍没有具体证据能得知更登确吉尼玛及他家人的下落或是否安好。

班禅喇嘛的转世制度遭挪用，被视为中国决心透过转世制度打击藏传佛教核心的初步迹象。

中国的公关策略企图塑造坚赞诺布的形象，使他成为认定下一世达赖喇嘛的关键人物，以安插他们自己的继任人选。不过，在将近三十年后，坚赞诺布仍没有合法性，也不被多数藏人所承认。

中国像这样强推坚赞诺布为班禅喇嘛，明显与其先前的柔性政策背道而驰。过去中国没有试图干涉由流亡喇嘛选定、经达赖喇嘛认可的十七世噶玛巴，北京当局也正式“承认”、允许他在楚布寺坐床。

最初，寻访十一世班禅喇嘛的过程也是如此，他们允许扎什伦布寺的前任住持恰扎强巴赤列（Chadrel Rinpoche）领导寻访小组。1993年7月，一名男孩根据传统方法被

Gedhun Choekyi Nyima,  
Gyaltzen Norbu.



辨认出来后，中国当局允许恰扎强巴赤列在北京会见达赖喇嘛的弟弟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同时还有一名统战部的官员随行。

然而，1995年5月当达赖喇嘛承认这位男孩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时，恰扎强巴赤列被捕，并于1997年4月以“分裂国家”和“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自被捕以来，他的下落和状况一直不为人知。<sup>27</sup> 他的助手强巴琼拉（Jampa Chungla）也在1996年被判处5年徒刑，于2010年11月在狱中死亡。<sup>28</sup>

自1995年十一世班禅喇嘛被迫失踪以来，能确认他健康状况与下落的探视请求一再被拒，中国政府以保护为由合理化班禅喇嘛的消失，声称他过着正常的生活、不希望被打扰。

他们也试图将坚赞诺布宣传成藏传佛教中的重要人物，甚至超越达赖喇嘛。如新华社2005年的一篇报导就称呼他为“藏传佛教最高人物”、“藏传佛教领袖”。<sup>29</sup>

其中一份文件特别强调沟通及坚赞诺布“造神”计划的需求，对于中国“缺乏形像上可以（与达赖喇嘛）竞争的西藏代言人”表示担忧。其中提到，“后达赖时代”将是“我们的机会”，但也会有一些既存的困难，“因为达赖已经私下认了『班禅』，要塑造（坚赞诺布）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形象并不轻松”。

中共的战略包含：

- 试图扭转西方政府将坚赞诺布当作中国“政治工具”的看法。
- 将坚赞诺布塑造成西藏人民利益的代言人和弘扬佛教的高级喇嘛，“不仅仅是爱国爱教的『传声筒』”。<sup>30</sup>
- 巩固坚赞诺布地位，以便他“可以在达赖死后替补西方说的『消失的偶像』（更登确吉尼玛）。但实现这个目标会有很大的困难[...]”。

为了推进计划，中国当局逐步提升了坚赞诺布在世俗和宗教领域的形象。他被授予多项政治头衔，包括：

- 2010年，被任命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 2010年，被任命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员，这是个橡皮图章机构，专为党内高层的决定背书。<sup>31</sup>
- 2019年，当选中国佛教协会西藏自治区分会会长。这是该协会的重要分部，专门负责管理藏传佛教，又被称为中国佛协藏传佛教工作委员会（WTCB）。<sup>32</sup>

除了一般宗教性职责，也可以看出坚赞诺布在战略和政治上的重要性：

- 坚赞诺布于2019年和2022年7月访问了西藏自治区近印度边境的敏感地区，对一些寺院和村庄进行“视察”。<sup>33</sup> 他在去之前，听取了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的简报，官方媒体的一篇报导指出，他的角色已超越了宗教活动，纳入了“研究”范畴。<sup>34</sup>

- 坚赞诺布曾在争议性的山南藏木水电站被拍到。<sup>35</sup> 以宗教人物来说，这是难得的机会表明他可以胜任其他角色，去强调位于世界最高海拔高原的西藏水，如何作为中国的战略资产。<sup>36</sup>
- 2018年坚赞诺布来到西藏朝圣地“拉姆拉措湖”（Lhamo Lhatso），又称为“预言湖”。<sup>37</sup> 这个圣地既与达赖喇嘛的转世有关，也与他所认定的班禅喇嘛更登确吉尼玛有关。<sup>38</sup>
- 2012年4月，坚赞诺布前往香港的世界佛教论坛，这也是他在大陆以外首次亮相。停留香港期间，他参访了中国考古学家在江苏省发现的佛陀顶骨舍利，这是中国要强调对佛教遗产所有权的策略之一。<sup>39</sup>

从坚赞诺布与中共官员的接触，可以看出高层对他的支持，及他在中国未来规划中的角色：

- 2015年6月10日，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统战部会议中讨论“对党威胁”后不久，即偕同三名政治局成员于中南海接见坚赞诺布。<sup>40</sup>
- 2011年7月，习近平在扎什伦布寺向第十世班禅喇嘛致敬，并献上了哈达（khatag），同时也在西藏会见坚赞诺布。
- 2006年，坚赞诺布穿着栗色的长袍，和来自27个国家、地区的重要人士与僧人，一起参加浙江省杭州市举办的“世界佛教论坛”。而作为世上最有名的佛教徒，达赖喇嘛却没有被邀请，因为中国官员把他形塑成危险的“分裂分子”。<sup>41</sup>

尽管中国努力提升坚赞诺布在世俗与宗教界的国际形象，2022年5月，位于尼泊尔兰毗尼（Lumbini）的佛陀出生地依旧拒绝他造访。据报导，当时是美国驻加德满都大使馆及印度政府双双表示震惊后，尼泊尔政府才撤回了许可。<sup>42</sup> 这本来会是坚赞诺布第二次到访中国以外的地区。<sup>43</sup>

相反地，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则在2022年5月16日拜访了兰毗尼，当时恰逢佛陀诞辰日（Buddha Jayanti Day）。这也是首次有印度总理到访这个近两国边境的朝圣小镇，显示印方有意在此地建立影响力。

## 中国的新轮回战略

其实早在中国入侵西藏前，就曾多次破坏过佛教文化。如1935年红军长征行经藏东时，摧毁了好几座寺庙。而1959年后，在一场又一场的运动中——包括所谓的“民主改革”和文化大革命——几乎所有的寺庙都遭到破坏。

但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西藏宗教的镇压变得更系统化，实施了一连串的限制措施，包含限制僧尼数量、禁止达赖喇嘛的照片，以及各种针对宗教领袖的活动。但这些举措不仅没有根除藏人的虔诚信仰，也无法消灭其保护和维持宗教认同的决心。

不过从达赖喇嘛认定的班禅喇嘛遭绑架一事，显示出中国对于转世喇嘛的选择、确立和教育上，已采取了比过去更积极、更一致的做法，以此强化政府作为藏传佛教文化仲裁者的地位。随后几十年间，当局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包括《国家宗教事务局令第5号》，以及建立了官方的转世喇嘛数据库，这都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北京对西藏转世制度的控制。

《国家宗教事务局令第5号》（即《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下称《五号令》）经由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自2007年9月1日起施行。<sup>44</sup> 这意味着共产党开始透过法律，对转世进行“管理”和“规范”。其中禁止“未经授权”的团体或个人寻找及认定“祖古”，明文规定“转世活佛不受任何境外组织、个人的干涉和支配”（第二条）。这也意味着“活佛”如果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法律，他们必须放弃祖古身份。如果北京强力执行，这可能会影响境外佛教传承的有效性。

《五号令》规定“未经政府批准的活佛转世为非法或无效的”，也就是西藏认证及教育转世喇嘛的制度不再适用，因为中国政府才有权决定转世是否有效。中国甚至将新规定回溯到2007年前，那些通过正宗藏传佛教方式认证的祖古们。

达赖喇嘛在《五号令》中并没有被具体点名，但关于转世的官方说词在指责他方面，变得越来越直白和咄咄逼人。尤其是在2009年席卷西藏的自焚浪潮后，政府意识到他的持续影响力以及取代他的必要。

像在2019年，亲北京的《环球时报》就提到，“转世根植于藏传佛教中，也写入了政府法规，将会被妥善执行，避免受到个人或『达赖喇嘛分裂集团』的影响”。<sup>45</sup>

这种更为系统化的方式不仅是阻止达赖喇嘛介入自己的转世，更杜绝了他回归的可能。这样的情况对西藏的藏人来说十分痛苦；一场2008年的抗议活动中，可以看到甘冒风险和平示威的人不断地呼吁达赖喇嘛回国。

2016年，中国当局宣布他们完成了“拥有1,300多位国内活佛资料的活佛数据库”。身为中共意识形态专家、先前代表中央统战部与达赖喇嘛特使对话的朱维群表示，这个数据库的目的是要“重重打击达赖喇嘛，因为他一直利用自己的宗教地位——违反宗教传统地——随意认定活佛，企图控制西藏寺院和分裂国家”。<sup>46</sup>

中国官媒称，系统中登录了1,311名被国家批准为“转世活佛”的个人资料。<sup>47</sup> 随后，包含西藏自治区在内的各省当局也将区域数据库上线。

根据中国政府2022年5月发布的白皮书证实，在西藏自治区，“有92位转世活佛是通过传统的宗教仪式和历史习俗认定的”（意味着即使没有通过传统方式，他们也被官方认证）。<sup>48 49</sup>

当局亟欲控制转世喇嘛，反映了他们近年因为保不住高级转世喇嘛的效忠后，面临到的政治难题。

像是伍金赤列多吉（Ogyen Trinley Dorje），他是由西藏喇嘛认出，并得到北京的承认与达赖喇嘛认证的第十七世噶玛巴，曾被中国培养为“爱国”的傀儡。然而，他却在1999年逃离西藏、流亡海外。曾任安多塔尔寺住持的阿嘉仁波切（Arjia Rinpoche），过去也担任过多个官方职务，但在北京当局要求他支持中国的班禅喇嘛后，选择于1998年叛逃到美国。两人随后都发表了关于西藏缺乏真正宗教自由的声明。<sup>50</sup>

2016年12月，中央赋予共产党对所有高阶藏传佛教学院的管理权。<sup>51</sup> 并在两年后宣布由200名共产党干部和在职官员，接管色达五明佛学院的所有管理、财务、维安、

招生事务，甚至教科书的选择。在这之前，他们已经陆续在此进行拆迁和驱逐数千名的僧尼。<sup>52</sup>

传统上，这里一直是由喇嘛、堪布、格西，和其他高级宗教领导来管理，包含修道院、尼姑庵及其他佛教学习中心的事务。这些宗教领导会掌管僧侣的学习、训练、禅修、闭关，当然也包括在该地区寻访和认证转世喇嘛。

中国企图系统性地颠覆这个有数百年传统的做法。

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俊政上任后，更证实了中共控制西藏转世制度的强硬策略。他是少数受到美国、英国、欧盟和加拿大制裁的中国领导之一，<sup>53</sup> 先前曾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的政法委主任，在由他主持的“再教育营”中涉及大规模的逮捕、酷刑与强奸。<sup>54</sup>

2021年，王俊政刚来到西藏时，便在拉萨与北京承认的“官方”祖古会面，期间他强调了中国对转世的控制。<sup>55</sup>

中国制定的新轮回战略包括：

- 强化对普通藏人的政治教育和思想灌输，包括在靠近中印边境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
- 培养忠于党的世俗和宗教高层，他们是安排并拥护中国达赖喇嘛人选的核心人物。
- 培训记录在官方数据库中的那些年轻转世喇嘛。<sup>56</sup>
- 对年轻祖古的培训中，以红色景点之行取代过往的宗教朝圣，像是参访毛泽东的出生地或军事基地。<sup>57</sup>
- 2018年中国开始在寺院推行“四标”，要求信徒对党忠心、在“关键时刻靠得住”等。并指示僧侣推广政府承认的认证转世方法。这些在意识形态和准合法性所作的努力，是为了确保中共对下一任达赖喇嘛和任何其他转世喇嘛的选择得到广泛认可。

中共企图通过《五号令》等伪法律，废止和废除藏传佛教的转世认定制度。如果任何宗教人士反对这些管控升级，就会受到监禁、酷刑，甚至死刑。2020年，那曲（Nagchu）的一名僧人就被折磨致死，只因为在他手机上发现一张小男孩的照片，这名男孩在印度被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认证为转世喇嘛。<sup>58</sup> 另一位80多岁的宗教领袖达瓦祖古（Tulku Dawa）也因涉嫌联系达赖喇嘛讨论寺院的转世事宜，而被判处7年徒刑，随后他逝世的消息也遭到隐瞒。<sup>59</sup>

## 培训计划：合法化政党干涉的工具

中国对西藏转世过程控制的重点在于“维护祖国统一，确保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相容”<sup>60</sup>，以及“向基层社会传达党的意识形态和宣传”。

中国的祖古培训项目包括：

- 2020年5月，100多名驻寺“活佛”和党干部接受了为期9天的宗教政策和“转世管理”培训。2016年11月，在中央统战部和西藏自治区党委举办的“西藏新转世活佛”培训班结业典礼上，朱维群<sup>61</sup>表示，“活佛班的意义应该从历史的角度、从政府管理藏传佛教的角度、从维护祖国统一的角度、从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角度来认识”。<sup>62</sup>
- 四川统战部在2020年9月举办“活佛”展，并宣布该省已培训了超过439位由党批准的转世灵童。<sup>63</sup>
- 2021年2月，党干部与工作者也被迫在康区迪庆（中国的云南省德钦县）的建塘（当局更名为香格里拉市）参加共产党的转世学习班。<sup>64</sup>

## 可认证中国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的官员

在官方转世喇嘛数据库中，中国区分了“普通”祖古（经省、自治区宗教事务部门批准的）和“有较大影响”的祖古，他们需要向国家宗教事务局报告。还有一类“有特别重大影响的活佛”（未定义）也必须向国务院报告。<sup>65</sup>

2021年5月，一份中国白皮书指出，“目前有600多名宗教界人士担任各级人大、政协的代表或委员”。<sup>66</sup> 这些宗教人物中有很一部分可能被官方指定为“活佛”。

2021年青海政协委员中有35人来自宗教界，其中有10位“活佛”。<sup>67</sup> 在四川，政协委员包括来自康区亚青寺的七位祖古和一位住持，该寺院有数千名尼姑和僧侣的房屋被拆，他们也遭到驱逐。<sup>68</sup> 甘肃省的政协委员中则有五位“活佛”。<sup>69</sup>

国家选定的“活佛”也被中国用于国际外交。例如，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转世活佛”尚察丹增秋扎（Shangtsa Tenzin Chudrak）就在2015年率领高层代表团赴美，以有利于北京的方式宣传达赖喇嘛的讯息。<sup>70</sup>

代表团中有许多人都与重要战略地区的机构或寺院有关，例如康区的昌都。1950年10月，昌都在经过顽强抵抗后落入解放军手中，共产党当局控制了西藏中部。自2008年3月发生大规模抗议以来，昌都一直受到严厉镇压，随后该地区的维安急剧收紧，并实施了紧急措施，包括“在敏感、严峻时期誓死保卫关键地点、关键目标和关键区域”。<sup>71</sup>

在2019年10月1日建党70周年之际，中国官媒播放了昌都佑宁寺僧侣在习近平和毛泽东巨像上悬挂哈达的镜头。有人猜测，这些被藏人视为中国打手的寺院，当局可能会用它们替将来的达赖喇嘛人选铺路。见附录：中国达赖喇嘛继任过程的重要角色。

## 对藏传佛教的战略控制

中国透过效忠党的政策企图取代人民对达赖喇嘛的忠诚，以更全面地控制西藏。在种种的不安下，宗教界将要进入一个前所未有、更加艰难的阶段。从沙弥们被迫离开寺院、接受世俗教育，显示出中国企图取代寺院教育，以那些强调共产党宣传的世俗学校，在年轻一代当中植入“红色基因”。

西藏传统上，僧侣在年轻时就会进入寺院，这里是他们重要的文化和教育中心。虽然共产党工作小组在90年代中期即开始阻止年轻僧侣入寺，但每个寺院的执法力度各不相同。不过，现在将年轻僧侣强制招入公办学校的状况，正在西藏、青海和四川地区加速蔓延。<sup>72</sup>

事态的严重性，在于西藏寺院中，僧侣从小就被培养成文化和佛教价值观的守护者，当他们长大就会将这样的教育代代传承下去。一旦沙弥被迫离开寺院，世代之间的重要联系就会遭到中断。

除此之外，中国也采取了新的策略来破坏和取代西藏宗教的等级制度，并削弱西藏境内外合法宗教领袖的权威。

“格西”是传统的藏传佛教教育中，所能授与的最高学位，但如今这却被中国认可的格西资格所取代。同时，官方也对那些曾在印度学习的僧侣们，特别严格地限制教师资格，认为他们“在印度受到了错误的教导”。即使他们的知识和实践都受到高度推崇，更曾经聆听、学习达赖喇嘛的教诲，但这些僧侣们长久以来都无法在西藏自治区的寺院任教。<sup>73</sup>

2012年，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进一步紧缩限制，对首次前往印度佛陀成道地菩提伽耶（Bodhi Gaya）的藏人展开系统性监视。随着在西藏内也有越来越强硬的措施，这次则是对境外达赖喇嘛流亡活动最严厉的一次镇压。<sup>74</sup>

有数百名藏人在返回西藏后“失踪”，被长时间关押在军营和其他设施中接受“再教育”。有上了年纪的夫妇被分开，而且不给予任何医疗资源；而在途中花尽毕生积蓄的年轻藏人则被强制收取“再教育”期间的费用。这些家庭连续几周或几个月都不知道亲人的下落，后来才发现，原来他们被关押在军营或其他地点，像是改建为“再教育中心”的学校。

2014年7月，达赖喇嘛在拉达克授课，中国描述这是在煽动“仇恨”和“极端主义行动”。

2017年，数千名西藏朝圣者前往印度参加达赖喇嘛的重要法会，却在抵达当地后，又被中国当局强迫遣返，此举是发生在当局已经采取更系统性防止藏人出境的措施之后。<sup>75</sup> 只有几百名在法会前抵达达兰萨拉的藏人有见到达赖喇嘛，但大多数人根本来不及。一位藏人就说：“朝圣者在尊者到达之前就被迫离开，他们只能互相依偎着哭泣、心碎不已。”<sup>76</sup>

## 佛教是习近平在地缘政治、军事和领土问题上， 用来成就霸权的政治工具。

### “汉化”喜马拉雅地区及更远的地方

考量到达赖喇嘛在喜马拉雅地区和全球各地的知名度，即使中国向来惯用破坏性政策来消除西藏宗教和其他信仰认同，现在也积极推广“具中国特色”的佛教。<sup>77</sup>

佛教是习近平在地缘政治、军事和领土问题上，用来成就霸权的政治工具。像是尼泊尔的佛陀出生地和印度其他朝圣地，已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中国试图在这些地区推行“中国化”的政治议程，以削弱十四世达赖喇嘛并为自己未来的人选铺路。

近年来，中印紧张局势升级，尤其是在印度与西藏接壤、长达3,200公里的边界地区。中国称印度阿鲁纳恰尔邦为“藏南地区”、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并表示中国拥有第六世达赖喇嘛家乡的所有权。

十多年来，中国入侵印度和不丹边境的频率提高。2020年6月，两军在加勒万河谷（Galwan Valley）发生冲突，造成20名印度军人和至少4名中国军人死亡，这是五年来在边境死伤最惨重的一次对峙。

因此，中国正扩大在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境外影响力，试图打击达赖喇嘛的势力，并削弱居住在此的流亡藏人社区。中国已将两国之间长达数百年的连结——包括印度高僧访中并翻译佛经、中国朝圣者参访印度佛教遗址等——重新定位为政治角力。

具体行动包含在此建设多个“小康”边防示范村，其中两个在过去两年内落成，位于1962年中印战争中双方交火的地区——与达旺相对的错那县（Tsona）、以及与阿鲁纳恰尔邦的瓦弄（Walong）相对的察隅县（Dzayul）。

2014年，在莫迪接任印度总理不久后发布的新地图上，中国将阿鲁纳恰尔邦纳入领土的一部分。<sup>78</sup> 2021年12月，在中国的《陆地国界法》生效前夕，官方宣布已“标准化”阿鲁纳恰尔邦（中国称“藏南地区”）的15个地名，公布了以藏文和汉字重新命名的新名称。<sup>79</sup>

当习近平在就保护边界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发表声明时，传达了一个关键的意图。历史学家兼作家马修·阿克斯特（Matthew Akester）解读道，中国巩固西藏的下一阶段“将是建设边界，从而加大对印度的压力。[...]可以说，这与[...]1962年的战争相呼应——中国的想法是，要稳定西藏，也要在中印边界上采取侵略姿态，以应对任何反对或威胁，并在最终能取得地区主导权”。<sup>80</sup>

针对达赖喇嘛于2017年访问达旺布道之事，中国外交部警告说，此举将“严重损害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与中印关系”。声明表示，印方邀请达赖喇嘛到中印有领土争议的地区，“违反在涉藏问题上的承诺，加剧边界争端”。<sup>81 82</sup>

这凸显了印中边界问题与达赖喇嘛转世之间的联系。中国对达旺宣示主权，意味着强化对西藏的所有权。然而，西藏分析家布西亚（Tshering Chonzom Bhutia）说，“对中国来说，在1914年西姆拉条约（Simla Agreement）中提出的麦克马洪线（McMahon Line）是殖民遗产，这份由西藏人和英属印度签署的协议不具有任何合法性”。“此外，承认麦克马洪线会对中国视西藏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主张产生严重影响，使它1950年『解放』该地区的行为失去合法性。”<sup>83</sup>

## 蒙古在藏传佛教和达赖喇嘛转世存续中的角色

蒙古地处欧亚大陆，是以藏传佛教为主要宗教的自由国家当中最大的，国民超过千万，拥有全世界最多的藏传佛教徒，甚至超越西藏。

蒙古也在未来的转世中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主要有两个原因：

- 历史上仅有两位出身于西藏之外的达赖喇嘛，其中一位就出自蒙古；
- 认证蒙古精神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Jetsun Dhampa Khutuktu）<sup>84</sup>的转世权威向来跟达赖喇嘛有关。

2016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宣布第十世哲布尊丹巴的转世灵童在蒙古诞生。九世哲布尊丹巴圆寂前，留下遗嘱表示将转生于蒙古，他的转世只有达赖喇嘛能认证，“达赖喇嘛是我每一任诞生的根本上师”。<sup>85</sup> 这认证维护了藏传佛教传统，并抵制中国干涉选择过程，作为达赖喇嘛将来在境外转世的“预演”。

据蒙古消息人士透露，在九世哲布尊丹巴圆寂当晚，第一个前来“吊唁”的是中国大使馆。有西藏消息来源说，中国代表还表示，精神领袖的转世不应由达赖喇嘛决定。并提到，当达赖喇嘛认可的灵童被提名时，中国可能有意在境内任命他们自己的博克多汗人选。

2016年11月，达赖喇嘛前往乌兰巴托（Ulaanbaatar）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旅程结束后，他在记者会上说：“很明显，下一任转世现在在蒙古。”<sup>86</sup> 但达赖喇嘛没有透露灵童的身份，只表示这个孩子需要几年的准备。在蒙古刚萌发的民主遭中国强力施压的背景下，这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消息走漏，<sup>87</sup> 连名字也没有公开。除了政治局势明显敏感之外，达赖喇嘛向来也不会孩子在表现出恰当特质前公开指认“祖古”。

地处内陆的蒙古高度依赖中国和俄罗斯的资源，中国也采取许多战略来胁迫和推进在这里的利益。<sup>88</sup> 由于达赖喇嘛2016年造访蒙古，并介入第十世哲布尊丹巴的认定，中国取消了承诺给蒙古的42亿美元贷款，以打击寻求与北京关系更紧密的蒙古人；并在蒙古加强对西藏的宣传<sup>89</sup>，反映出中国的不满。

蒙古外交部长于是在同年12月表示，转世是宗教机构的事，不需要“任何外部影响或干涉”。<sup>90</sup> 也有蒙古媒体表示，第十世将由蒙古喇嘛坐床，并负责孩子的教育。<sup>91</sup>

**“中国人正利用他们（雄登追随者）使达赖喇嘛看起来像冒牌货，为的是要破坏藏传佛教、分裂西藏社会。”**

在印度对蒙的外交中，佛教也一直是重要元素，而在共产时代下，印度对于保护佛教、促进与达赖喇嘛的联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2015年5月，莫迪成为首位访问蒙古的印度总理，他在甘丹寺（Gandantegchinlen Monastery）象征性地致赠了一棵来自菩提伽耶的菩提树树苗，强调蒙古与佛教的共同联系。

然而，包括“一带一路”巨额贷款在内的经济影响，已让蒙古对中国欠下庞大债务。<sup>92</sup> 建立孔子学院、电视和广播以及文化中心等宣传计划则进一步加重了这些债款。

近期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是，蒙古著名作家、记者和人权活动家蒙赫巴亚尔（Munkhbayar）于2022年3月被捕，他过去坚决反对该国与中国密切往来。蒙赫巴亚尔曾组织研讨会和活动抗议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呼吁蒙古总理奥云额尔登（Luvsannamsrain Oyun-Erdene）辞职，因为他被指控与中国往来密切。<sup>93</sup>

## 被用来削弱达赖喇嘛的亲中团体

### 西方反达赖喇嘛抗议

从1996年7月开始，一个名为国际雄登社群（International Shugden Community）的宗派团体——一些前成员将其描述为邪教——的成员不断纠缠达赖喇嘛一切所到之处，在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的布道会上喧闹跟激进示威。<sup>94</sup>

各国警方证实，雄登团体有西方人也有藏人，他们会在达赖喇嘛的行程中高明地“追踪”他，试图在同一家酒店入住，并在布道会场寻找出入口。

2016年，在路透社揭露该团体得到共产党支持后，国际雄登社群取消了示威活动并解散。<sup>95</sup> 不过从2014年发给中国官员的内部文件可以看到，他们将雄登议题描述为“我们与达赖集团斗争的重要战线”。<sup>96</sup>

一位名叫喇嘛次扎（Lama Tseta）的西藏僧侣曾经是德里雄登组织中的重要成员、后来成为告密者，他表示：“中国人正利用他们（雄登追随者）使达赖喇嘛看起来像冒牌货，为的是要破坏藏传佛教、分裂西藏社会。”<sup>97</sup>

北京进一步在西藏境内采取长期策略，推动对雄登的崇拜，以系统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削弱达赖喇嘛。中国官员会用金钱诱惑来说服藏人供奉雄登。<sup>98</sup>

举例来说，和拥有较多僧侣却不供奉雄登的大型寺院比起来，与雄登有关的小型寺院就从中国政府那获得了大量资金。此外，一些雄登佛像也不顾僧侣的意愿、被安置在西藏各地的寺院中。

这代表了北京的关键策略之一，在于沿着宗派路线离间宗教群体，也分裂世俗社群。

随着中国加强对西藏境内外转世的控制，雄登团体加强了在蒙古的活动，改变蒙古政治，并充当中国政治和商业利益的幌子。

在印度，中国也想利用雄登支持者扩大影响力，希望在特定寺院培养忠诚度，将来利用它们支持中国的达赖喇嘛人选。

印度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达赖喇嘛很可能会从雄登追随者当中选出。并指出一些流亡海外的宗教高层保持中立的危险性，因为这会有利于中国当局。

其中一位与雄登运动结盟的人物是印度的袞德林（Kundeling），尽管他没有被正式承认为袞德林仁波切（Kundeling Rinpoche）的转世，仍在藏人中被称为“Nga Lama”，意思是“我-喇嘛”，这是他自封的地位。

在2008年西藏各地抗议活动遭到毁灭性镇压的高峰期，雄登支持者举行了一次记者会，“Nga Lama”将达赖喇嘛描述为“美国情报机关的走狗”。在全球藏人抗议北京奥运会、哀悼藏人被维安部队所杀时，这替北京在与达赖喇嘛的政治斗争上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 尼泊尔的安全化

中国对西藏的安全化，是将“控制西藏”转化成相当于“整个中国的国家安全”等级。而这现在则扩展到了尼泊尔，因为它们之间的宗教、文化和贸易往来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尼泊尔拥有丰富的佛教遗产，包括满愿塔、佛陀出生地蓝毘尼、古老的寺庙，和西藏瑜伽士冥想的洞穴等，现在却成为中国对藏人进行跨国镇压的地方。

北京控制尼泊尔的企图显而易见，尤其是从尼泊尔2017年正式加入“一带一路”以来，中国就承诺投资尼泊尔数百万美元在基础设施和其他项目上。<sup>99</sup>

习近平在2019年访问加德满都时正式开启双方关系，更传出向前尼共统一政府的人民输出“习近平思想”的消息。据报导，包括前总理奥利（Khadga Prasad Sharma Oli）在内的尼泊尔官员和领导人都接受了“培训”，引发了对该国主权和司法独立的深深不安。<sup>100</sup>

北京早已承认不断深化的投资和援助将直接关系到尼泊尔藏人的痛处，他们将这些投资描述为对尼泊尔“在防范藏独分子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回报。<sup>101</sup>

过去，中国向尼泊尔政府施压，要求取消当地藏人社区的合法性。从1994年开始，尼泊尔停止为藏人发放或更新难民身份证，达赖喇嘛办公室和西藏福利办公室则在2005年被迫关闭。多年来和平抗议的藏人也遭尼泊尔当局取缔，文化和宗教集会被贴上“反华”标签并被禁止。<sup>102</sup>

不过随着2021年总理德乌帕 (Sher Bahadur Deuba) 的当选，对西藏集会的限制似乎有所放松，像是2022年7月6日达赖喇嘛诞辰。<sup>103</sup>

在中国逐渐将跨国镇压延伸到境外之际，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加强力度压迫西藏宗教自由的关切。

## 引起国际反应

现阶段重要的是，世界各国政府要加强准备和多边协调，以预测即将发生的事情。

应立法确保达赖喇嘛的继承完全是属于藏人与藏传佛教团体的事务——特别是达赖喇嘛和它的甘丹颇章信托基金——且特别需要明确反对中国干涉转世。<sup>104</sup>

为了有效做到这点，每个国家首先都必须确定“达赖喇嘛的继承和认可西藏所选的达赖喇嘛的合法性”是一个具全球重要性的议题，直接关系到西藏宗教和文化遗产的存续。

目前达赖喇嘛对自己继承权和藏传佛教未来的权威，越来越得到各国政府的承认和公开肯定。

**美国：**美国于2020年12月通过《西藏政策及支援法》将此议题升级，当中指出，决定达赖喇嘛转世的权力属于藏传佛教系统、达赖喇嘛和其他西藏领导人，而不属任何政府。《西藏政策及支援法》将达赖喇嘛的继承权视为严格的宗教事务，只能由达赖喇嘛和藏传佛教界决定，这成为美国的正式政策。<sup>105</sup> 根据该法案，如果中国领导人试图决定未来的达赖喇嘛，将会面临制裁，包括冻结资产和拒绝入境。美国国务院也负责与其他立场一致的国家合作，反对中国安插自己冒牌达赖喇嘛的计划。该立法加强了先前2002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西藏政策法》。<sup>106</sup>

美国国会和参议院分别于2022年2月与2021年7月通过两项法案，重申了美国对达赖喇嘛继承或转世的政策，以及藏传佛教徒的宗教自由。根据《美国创新与竞争法》第3307条，该法案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其他政府干涉第十四世及未来达赖喇嘛的继承人或转世的过程，即代表了滥用藏传佛教徒和藏人们的宗教自由权”。

**欧盟：**虽然目前还没有欧洲成员国制定类似的立法，但欧盟已重申其立场，即中国应按照藏传佛教的传统，尊重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继承。<sup>107</sup>

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博雷利 (Josep Borrell) 在答覆欧洲议会多位议员提问的文件表示：“欧盟一直表达希望中国能按照藏传佛教标准，尊重达赖喇嘛的转世。这在上次2019年4月1日的会议上也重申过了。往后欧盟也将继续就此问题表明立场。”<sup>108</sup>

欧盟关于促进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指南指出，社群有权进行“宗教团体处理其基本事务必要的行为。这些权利包含但不限于法人资格和内部事务不受干预，包括[...]选择和培训领导人的权利[...]”。<sup>109</sup>

**比利时：**2020年1月，比利时外交部也无视于中国的努力，声明表示，未来的达赖喇嘛将由西藏宗教团体选择决定。比利时外交和国防部长戈芬（Philippe Goffin）说：“没有世俗当局的干涉、由西藏宗教团体指定他的继任者非常合理。”<sup>110</sup>

**尼德兰：**在2019年底的一封正式信件中，尼德兰外交部长布洛克（Stef Blok）也有类似的表达，“本届内阁的立场是，由西藏宗教团体自己任命未来达赖喇嘛的继任者”。<sup>111</sup>

**德国：**2020年3月，德国联邦外交部国务部长安南（Niels Annen）发表声明，“联邦政府认为宗教团体可以自主管理他们的事务”。安南补充：“这包括自行决定其宗教领袖的权利。”<sup>112</sup>

**印度：**印度评论员在达赖喇嘛和西藏问题上，强调了印度立场的重要性，其中包含几个因素：印度拥有庞大的流亡藏人社群、佛教遗产的复兴，<sup>113</sup> 以及印度为稳定中印边界冲突所做的努力。

一些分析人士援引总理莫迪在2021/22年达赖喇嘛生日时表达的公开问候，<sup>114</sup> 指出有必要尽速审视印度的政策，并主张印度应更直接表明确保达赖喇嘛转世不受干预的重要性。

## 对政府的建议：

- 推动立法——如美国2020年的《西藏政策及支援法》<sup>115</sup>——承认藏传佛教领袖（包括未来任何达赖喇嘛）的身份和任命完全由藏传佛教徒决定，不受中国政府干涉。
- 公开承认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为合法继承人，并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选任的藏传佛教领袖。
- 根据国际人权法，与立场相同的政府采取强有力的协调行动，在多边论坛上通过决议和联合声明，承认藏传佛教领袖的选择完全由达赖喇嘛和藏传佛教团体决定。
- 敦促中国当局立即修改或废除2017年《宗教事务条例》，包括第36条：“要求藏传佛教活佛继承人由中共批准。”
- 废除或修改其他所有侵犯西藏人民宗教或信仰自由权利的法律和政策，包括《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当中要求藏传佛教转世须经过中国批准、境外认证不合法等等，企图废除转世传承的内容。
- 敦促中国当局提供西藏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更登确吉尼玛的下落和健康状况的证据，并允许一名独立监督员核实，确认他有多大程度能享有与行使他的权利。
- 拒绝支持中国的班禅喇嘛坚赞诺布。
- 设立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或高级西藏政策顾问，以有效应对西藏的紧迫局势。
- 针对达赖喇嘛的继承，以及保护藏人行政中央、印度的西藏文化和宗教机构，向印度政府提供双边支持。
- 支持蒙古并保护其民主、佛教机构和精神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不受外界干涉。
- 敦促中国当局立即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敦促中国当局即刻允许联合国宗教或信仰自由特别报告员能够不受限制且有意义地入境访问。
- 重申西藏人民的言论自由，包括可以和平倡议他们的自决权。
- 利用会员国的影响力向中国当局施压，要求停止对西藏宗教人士、评论家、倡议者、人权斗士以及所有和平行使其文化和宗教权利的人，系统性地任意逮捕、起诉、施以酷刑和其他侵犯行为。

# 附录

## 中国达赖喇嘛继任过程的重要角色

以下人士——由历史学家亚庇（Claude Arpi）所点名——可能在未来继任过程中发挥主要或次要的作用，例如拥护候选人或公开支持该过程。被称为中国班禅喇嘛的坚赞诺布已将在前面提及，因此未包含在下文中。<sup>116</sup>

### 第七世热振仁波切索南平措：

热振寺有200名僧人抗议中国将索南平措推举为第七世热振转世，<sup>117</sup> 十四世达赖喇嘛既不赞成也不承认中国的选择。

热振仁波切是达赖喇嘛不在或还年幼时，会被授权管理西藏的高阶转世之一。之前的热振转世也认证了其他转世喇嘛，特别是第九世哲布尊丹巴，他于1933年成为蒙古的精神领袖。

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五世热振仁波切曾担任西藏摄政，主导寻找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过程。

由于与达赖喇嘛有密切的关系，以及具有转世的象征意涵，中国安插的热振仁波切很可能在继承过程中作为象征意义的政治角色。

2013年1月，中国任命现任热振为西藏政协最年轻的委员。随后，这名少年告诉中国日报，他将“维护热振爱国和爱教的血统”。<sup>118</sup> 在2022年1月的一次会议上，更强调了汉化的重要性，谈到“要引导广大僧人切实树立中华民族意识”。<sup>119</sup>

### 噶·恰克仁波切：

西藏流亡政府前高层噶·恰克仁波切于2015年返回西藏，并宣布他已成为中国公民。

他生于1944年，1959年流亡国外，担任位于达兰萨拉的藏文文献档案馆馆长。<sup>120</sup> 一家官媒网站称，他于1982年首次返回中国，这是统战部努力与流亡藏人接触的部分成果。2015年回国后，官方报纸《环球时报》声称，他这样是“冷落”了达赖喇嘛。但根据藏人的理解，噶·恰克仁波切的回归并非如此，他和其他决定回来的人可以在延续宗教和文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sup>121</sup>

1987年，噶·恰克仁波切曾在北京转世喇嘛的学院教学并生活了一年，该学院是由十世班禅喇嘛创办的。

### **帕巴拉·格列朗杰：**

作为强巴林寺首席喇嘛的转世，帕巴拉是中国入侵西藏后第一批加入共产党的藏人之一。他是“昌都集团”的高层，也被称为昌都帕巴拉。

他于1940年2月出生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理塘县，担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及西藏自治区政协主席。

其他昌都高官包括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中央委员洛桑江村（Lobsang Gyaltzen），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向巴平措（Jampa Phuntsok），西藏自治区主席、十八届中央委员唯一的藏族白玛赤林（Padma Choling）等。

根据历史学家和分析家亚庇的说法，有传言称帕巴拉、向巴平措和白玛赤林支持雄登，而达赖喇嘛曾警告过这种信仰。<sup>122</sup>

### **珠康·土登克珠：**

珠康·土登克珠是拉萨西藏佛学院院长，也一直都是著名的达赖喇嘛批评家。

他在1955年生于卫藏那曲（西藏自治区那曲），担任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等多项官方职务。

珠康·土登克珠2019年出席了共产党70周年庆祝活动的筹备会议，会议中强调不管是僧侣或藏人都要“有自觉地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和达赖集团划清界限，坚决抵制他们的种种活动”。

### **班典顿玉：**

与珠康两人被视为中国班禅喇嘛坚赞诺布的得力助手。

他是藏传佛教高级学衔指导委员会委员、日喀则市佛教协会副会长。

2021年，他参加了由坚赞诺布在拉萨主持的中国佛教协会会议，2018年被任命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sup>123</sup>

## **方法论**

由于中国目前的条件和限制，几乎不可能在西藏进行独立研究。只有在极罕见的情况下，当局才会允许外国研究人员进入，而且也只能在不敏感或研究结果不会批判政府的主题上进行。

西藏与叙利亚、南苏丹并列为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国家。<sup>124</sup> 虽然中共形容这里是“开放的”，但却将进入西藏当作武器，越来越常以“拒绝入藏”作为阻止学者、记者、独立专家和外交官进行批评的有力工具，让中国被列为新闻自由最糟的国家之一。

如果藏人被怀疑向西藏境内外的的人传达当地的政治和社会情况，会面临逮捕和酷刑等严重威胁。有充分证据证明，通过微信等应用程序进行交流会面临困难与危险；在微信上，与西藏有关的内容会受到审查，有案例是藏人在微信分享与达赖喇嘛和西藏文化有关的内容，就被中国当局称为“反华”而被捕。即使是华人讨论政治敏感话题，特别是跟外国人或NGO交流，他们也会面临风险。

鉴于这些危险，本报告是基于中国学术论文和官方媒体文章的研究和翻译，以及与中国境外知情藏人的对话。根据要求，本文隐瞒了身在中国或仍有家人、朋友在中国的藏族学者身份。研究了各种汉语和藏语官方来源，包括省、县和国家的网站、官媒、在线新闻频道。我们也从中国的国营机构获得了多篇中国学者的研究论文，这些论文并非全部公开。

为了将这些信息置于上下文脉络中并理解特定的共产党术语，我们与流亡中的三语藏人研究员以及不同消息来源（藏人和其他地方）合作，也咨询了西藏高僧和仁波切，以确保充分理解宗教礼仪；在此感谢他们的时间和协助。

# Notes

All links working at date of publication, 4 October 2023.

- 1 [https://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1-03/07/content\\_12131293.htm](https://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1-03/07/content_12131293.htm)
- 2 'Dalai Lama Keeps Firm Grip on Reins of Succession', New York Times, 5 October 2011, <https://www.nytimes.com/2011/10/06/world/asia/06iht-letter06.html>
- 3 更多现行政策的详细资讯，可见 Tibet Advocacy Coalition report, 'Assaulting Identity', <https://tibetadvocacy.org/2021-tibet-report/>
- 4 'Shannan City Holds a Meeting on the Arrangement and Deployment of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Activities of 'Complying with the Four Standards and Striving to Be Advanced Monks and Nuns' in 2020', Shannan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14 April 2020. Also <http://www.lasaribao.com/lrbzw/pc/content/201809/06/c44947.html> – archived at –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1215135448/http://www.lasaribao.com/lrbzw/pc/content/201809/06/c44947.html> and [http://epaper.chinatibetnews.com/xzrbzw/202111/22/content\\_112301.html](http://epaper.chinatibetnews.com/xzrbzw/202111/22/content_112301.html) archived at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1215135449/http://epaper.chinatibetnews.com/xzrbzw/202111/22/content\\_112301.html](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1215135449/http://epaper.chinatibetnews.com/xzrbzw/202111/22/content_112301.html)
- 5 'Tibetan political prisoner dies of injuries from severe beating', Tibet Watch, 29 April 2020, <https://www.tibetwatch.org/news/2020/4/29/tibetan-political-prisoner-dies-of-injuries-from-severe-beating>
- 6 在中国，由党办机构学者撰写的论文往往是为了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并能够对将要实施的严厉措施提出重要警告。本报告中引用的两篇论文是从中国获得的，一篇作者是新华社的 Wang Jiaquan，另一篇是王彦民 (Wang Yanmin)，由北京的中国公安大学出版：Wang, J. (2009). Escaping a predicament: thoughts on the opportunities and considerations for communicating on Tibet in the "post-Dalai era". 于2009年一研讨会中发表：[https://tibetnetwork.org/free1/wp-content/uploads/2022/08/Escaping-a-predicament\\_-thoughts-on-the-opportunities-and-considerations-for-communicating-on-Tibet-in-the-post-Dalai-era.pdf](https://tibetnetwork.org/free1/wp-content/uploads/2022/08/Escaping-a-predicament_-thoughts-on-the-opportunities-and-considerations-for-communicating-on-Tibet-in-the-post-Dalai-era.pdf)；Wang, Y. (2017, April) 'New cha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Tibet independence splittist activities in the post-Dalai era'. 由中国公安大学于2017年4月7日出版：<https://tibetnetwork.org/free1/wp-content/uploads/2022/08/New-changes-and-countermeasures-against-Tibet-independence-splittist-activities-in-the-post-Dalai-era.pdf>
- 7 <https://tibet.net/about-cta/>
- 8 王彦民对“后达赖时代”和“达赖后时代”进行了区分，前者是指达赖喇嘛在世，并将政治权力移交给藏人行政中央 (CTA) 的时期；后者是指达赖喇嘛去世后的时期。作者在提到“达赖集团”以退为进的策略“时，暗示达赖喇嘛将政治权力移交给流亡中的民主国家被视为优势而非弱点。<https://tibetnetwork.org/free1/wp-content/uploads/2022/08/New-changes-and-countermeasures-against-Tibet-independence-splittist-activities-in-the-post-Dalai-era.pdf>
- 9 同注6。
- 10 [https://tibetnetwork.org/free1/wp-content/uploads/2022/08/Escaping-a-predicament\\_-thoughts-on-the-opportunities-and-considerations-for-communicating-on-Tibet-in-the-post-Dalai-era.pdf](https://tibetnetwork.org/free1/wp-content/uploads/2022/08/Escaping-a-predicament_-thoughts-on-the-opportunities-and-considerations-for-communicating-on-Tibet-in-the-post-Dalai-era.pdf)
- 11 <https://tibetnetwork.org/free1/wp-content/uploads/2022/08/New-changes-and-countermeasures-against-Tibet-independence-splittist-activities-in-the-post-Dalai-era.pdf>
- 12 同上注。
- 13 同注8。
- 14 2021年3月31日发表在 Economics,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in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的一篇文章，引用了西藏消息来源表示，这个小组是在2021年1月12日召集的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1/03/31/tibetans-in-exile-facing-new-challenges/>
- 15 从这一制度中产生的政府被称为甘丹颇章 (来自达赖喇嘛在哲蚌寺住所的名字)，它因达赖喇嘛所属的藏传佛教格鲁派 (或称黄帽派) 在高原上的寺院扩张而得到强化。在达赖喇嘛的政治权力下放后，甘丹颇章政府便不复存在了。
- 16 甘丹颇章信托基金：<https://www.dalailama.com/office/the-dalai-lama-trust>
- 17 该声明于2011年9月24日发表在达赖喇嘛的网站上：<https://www.dalailama.com/the-dalai-lama/biography-and-daily-life/reincarnation>
- 18 Time magazine,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Dalai Lama', Alex Perry, 18 October, 2004.
- 19 2007年，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表示，下一任达赖喇嘛可能是一位女性，他说：“如果作为女性更有用，那很可能会以这种形式转世。”伦敦《电讯报》的Richard Spencer也在2001年12月7日提到“达赖喇嘛说继任者可能是一名女性”。达赖喇嘛经常谈到妇女担任领导的重要性，他认为，以藏传佛教为基础的西藏文化是众生平等的，包括男人和女人。在他的领导下，流亡的藏传佛教尼姑开始能够被授与格西学位，这相当于佛教哲学的博士学位。首批女性在2016年获得此殊荣。
- 20 2018年11月5日，日本日经新闻社等记者在达兰萨拉采访，在Yuji Kuronuma的报导中 (<https://asia.nikkei.com/Editor-s-Picks/Interview/Dalai-Lama-says-high-priests-to-discuss-adult-successor>) 达赖喇嘛引用了一位19世纪的西藏教师和学者Jamyang Khyentse Wangpo的话表示：“转世是指在前任去世后有人重生的情况；化身是指在源头没有去世的情况下发生。”达赖喇嘛的强调表明，他可以选择在死前“化身”到另一个人身上，明确地选择他的继承人。声明还说，“他也有可能指定一个继任者，这个人要不是他的弟子，就是被认可为达赖喇嘛传人的某个年轻人”。
- 21 <https://savetibet.org/tibetan-self-immolations/>
- 22 <https://www.dalailama.com/news/2006/tibetans-burn-wild-animal-skins-in-tibet-to-encourage-wildlife-preservation>

- <sup>23</sup> <https://tibet.net/14th-tibetan-religious-conference-affirms-the-dalai-lamas-sole-authority-in-his-reincarnation-illigitimises-chinas-meddling-in-religious-affairs/>
- <sup>24</sup> <https://tibet.net/3rd-special-general-meeting-vehemently-rejects-chinas-interference-in-tibetan-reincarnation/>
- <sup>25</sup> 这是达赖喇嘛于2020年6月对Justin Rowlatt说的，他引用达赖喇嘛的话表示，“西藏和蒙古的喜马拉雅佛教徒将决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https://www.bbc.co.uk/news/stories-53028343>
- <sup>26</sup> 一份被称为《七万言书》的文件于1997年由伦敦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现已关闭）以英文翻译出版。
- <sup>27</sup> 总部设在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援引 Bhojong Nangten Thuntsok（藏传佛教协会）一位不愿具名的藏人官员的一段音频消息称，“恰扎强巴赤列已死”。有报导则进一步援引音频表示，“有人说恰扎强巴赤列是被毒死的”。Phayul, 24 November, 2011, <http://www.phayul.com/2011/11/24/30415/>
- <sup>28</sup> Human Rights Watch, 21 May, 2019, <https://www.hrw.org/news/2019/05/21/china-free-tibetans-unjustly-imprisoned>
- <sup>29</sup> 报导“Tibet marks Panchen Lama’s enthronement anniversary”引自 John Powers 对中国佛教宣传的研究《The Buddha Party》（2017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当中。
- <sup>30</sup> 一种党的宣传，实际上意味着对所有宗教信仰徒来说，忠于中国共产党是最重要的。[https://www.voanews.com/a/east-asia-pacific\\_voa-news-china\\_new-chinese-decree-tells-religious-leaders-support-communist-party/6205013.html](https://www.voanews.com/a/east-asia-pacific_voa-news-china_new-chinese-decree-tells-religious-leaders-support-communist-party/6205013.html)
- <sup>31</sup> <https://www.nytimes.com/2010/03/02/world/asia/02tibet.html>
- <sup>32</sup> WCTB中国佛协藏传佛教工作委员会, Zhongguo Foxie
- <sup>33</sup> China Tibet Online, 7 August 2019, [http://eng.tibet.cn/eng/news/tibetan/201908/t20190807\\_6656885.html](http://eng.tibet.cn/eng/news/tibetan/201908/t20190807_6656885.html)
- <sup>34</sup> 这在他于2019年6月抵达拉萨时就能看到，当时官方媒体报导：“6月11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乘飞机抵达拉萨，进行研究和佛教活动。” China Tibet Online, 28 June 2019, [http://eng.tibet.cn/eng/news/tibetan/201906/t20190628\\_6623271.html](http://eng.tibet.cn/eng/news/tibetan/201906/t20190628_6623271.html)
- <sup>35</sup> China Tibet News online in Chinese, 28 August 2018, <http://www.xztzb.gov.cn/news/1535419327828.shtm>
- <sup>36</sup> 参见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报告：‘Blue Gold from the Highest Plateau: Tibet’s water and global climate change’, <https://savetibet.org/new-report-reveals-global-significance-of-tibet/>
- <sup>37</sup> Xinhua, 20 August 2018, [http://eng.tibet.cn/eng/news/tibetan/201808/t20180820\\_6189684.html](http://eng.tibet.cn/eng/news/tibetan/201808/t20180820_6189684.html) 由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援引于2018年9月11日的报告中：<https://savetibet.org/china-tightens-screws-on-tibetan-buddhism/>
- <sup>38</sup> Robert Barnett, ‘Authenticity, secrecy, and public space: Chen Kuyuan an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nchen Lama reincarnation dispute of 1995; 2008, in Tibetan Modernities: Notes from the Field on Cultural and Social Change, edited by Robert Barnett and Ronald Schwarz, 353-421. Leiden: E.J.Brill.
- <sup>39</sup> China Daily, 26 April, 2012, [https://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2-04/26/content\\_15144030.htm](https://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2-04/26/content_15144030.htm)
- <sup>40</sup> 另外三名政治局成员是常委俞正声、时任统战部副部长孙春兰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出席的还有向巴平措（当时是党内地位最高的藏人）。见 Claude Arpi’s blog, 10 June 2015, <https://claudearpi.blogspot.com/2015/06/hot-summer-on-tibetan-plateau.html>
- <sup>41</sup> 参见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报告 ‘World’s most famous Buddhist on the blacklist of atheist China’s first international Buddhist forum’, 13 April 2006.
- <sup>42</sup> <https://tibet.net/reports-of-chinese-panchen-lama-visit-to-nepal-a-political-gimmick-penpa/>
- <sup>43</sup> 第一次为坚赞诺布于2019年5月的泰国访问。 <https://tibetpolicy.net/beijing-quietly-building-gyaltzen-norbu-spiritual-resume/>
- <sup>44</sup> 由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所做的英文翻译可见：<https://savetibet.org/new-measures-on-reincarnation-reveal-partys-objectives-of-political-control/> 及 <https://www.cecc.gov/resources/legal-provisions/measures-on-the-management-of-the-reincarnation-of-living-buddhas-in-0>
- <sup>45</sup> Global Times, 25 August 2019,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162625.shtml>
- <sup>46</sup> Global Times, 29 April 2016,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980724.shtml>
- <sup>47</sup> <https://www.cngold.com.cn/20160429d1903n68999550.html>, 1 January 2016.
- <sup>48</sup> Chinese White Paper, released 21 May 2021: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5/21/c\\_139959978.htm](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5/21/c_139959978.htm)
- <sup>49</sup> 2021年初，四川省中国佛教协会上传了该省411名经官方认证的转世喇嘛名单，其中包括安多阿坝119名、康区甘孜291名、木里藏族自治县1名。完整名单见：<http://www.sctyzx.gov.cn/sczcfjhfml/> 及2021年5月21发布于四川官方网站的文章：<http://www.sichuanpeace.gov.cn/sfzjzs/20210205/2384974.html>
- <sup>50</sup> 即使阿嘉仁波切和噶玛巴都在流亡中表达对西藏缺乏宗教自由的担忧，但中国政府没有发表强烈声明谴责他们的出走。前国家主席、党委书记江泽民在阿嘉仁波切离去后还写诗规劝他回来。而在噶玛巴抵达印度后，中国当局也不断谨慎地与他联系、呼吁他回归。
- <sup>51</sup> Article by deputy director Liu Peng, in 2019.
- <sup>52</sup> 由人权观察所做的英译声明可见：<https://www.hrw.org/news/2018/01/25/china-new-controls-tibetan-monastery>
- <sup>53</sup> ‘China promotes its most sanctioned official to Tibetan Communist Party chief’,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 October 2021,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politics/article/3152821/china-promotes-its-most-sanctioned-official-tibetan-party-chief>
- <sup>54</sup> ‘Wang Junzheng, “Butcher of Xinjiang,” Becomes Party Secretary of Tibet’. Bitter Winter, 21 October 2022, <https://bitterwinter.org/wang-junzheng-butcher-of-xinjiang-becomes-party-secretary-of-tibet/>

- <sup>55</sup> 'China warns Tibetan monks ahead of March anniversaries', Radio Free Asia, 18 February 2022,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tibet/warns-02182022152247.html>
- <sup>56</sup> 'The 'poisonous fruit' of Tibet's religious policy as China publishes 'Living Buddha' database',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2 May 2016, <https://savetibet.org/the-poisonous-fruit-of-tibets-religious-policy-as-china-publishes-living-buddha-database/>
- <sup>57</sup> 'Tibetan 'Living Buddhas' compelled to show allegiance to Party at birthplace of Mao Zedong,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8 November 2016, <https://savetibet.org/ict-inside-tibet-news-and-analysis-of-emerging-developments-in-tibet/#1>
- <sup>58</sup> 根据与该地区有联系的流亡藏人。
- <sup>59</sup> Human Rights Watch, 6 April 2022, <https://www.hrw.org/news/2022/04/06/how-chinas-authorities-aim-control-tibetan-reincarnation>
- <sup>60</sup> 继习近平在宗教论坛上发表谈话后，中国官媒报导了2016年的转世喇嘛培训班。14 November, 2016, [http://www.cnr.cn/xz/jrxz/20161114/t20161114\\_523265639.shtml](http://www.cnr.cn/xz/jrxz/20161114/t20161114_523265639.shtml)
- <sup>61</sup> [https://www.chinaviva.com/biography/Zhu\\_Weiqun](https://www.chinaviva.com/biography/Zhu_Weiqun)
- <sup>62</sup> Chinese state media report, 9 May 2020, <http://www.qhtyxx.com/system/2020/05/09/013157687.shtml>
- <sup>63</sup> Chinese state media, China Tibet Net, 20 September 2020, <http://www.tibetology.ac.cn/zgzx/xsdt/detail/1319124> archived at: <https://archive.vn/6xk4N>
- <sup>64</sup> Chinese state media, 2 February 2021, [http://zf.xgll.gov.cn/html/2021/zf\\_zfjg\\_zs\\_szlsg\\_gzdt\\_0202/34422.html](http://zf.xgll.gov.cn/html/2021/zf_zfjg_zs_szlsg_gzdt_0202/34422.html) archived at: <https://archive.vn/yotja>
- <sup>65</sup> «China National Daily», 12 January 2021, <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210130794-1.htm>
- <sup>66</sup> Chinese White Paper, released 21 May 2021: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5/21/c\\_139959978.htm](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5/21/c_139959978.htm)
- <sup>67</sup> 青海政府官网: <http://www.qh.gov.cn/zwgk/system/2021/06/10/010025515.shtml>
- <sup>68</sup> <https://freetibet.org/freedom-for-tibet/culture-religion/yarchen-gar/>
- <sup>69</sup> <http://www.gxscse.com/xinwenshuju/550603.html>
- <sup>70</sup> 2015年4月14日，中国派出由西藏自治区五位人大代表组成的代表团访问美国，团长是藏传佛教中的“转世活佛”、西藏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尚察丹增秋扎。他重申了中国政府对2008年拉萨抗议运动和达赖喇嘛的立场，据中国国家媒体报导，“他向美国政治家介绍了西藏‘解放’50年来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权状况，驻美的流亡藏人社区领导人也对西藏代表团的访问表示欢迎。” [http://www.tibetol.cn/html/2015/1\\_0414/17915.html](http://www.tibetol.cn/html/2015/1_0414/17915.html)
- <sup>71</sup>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report, 2 December 2009, <https://savetibet.org/determination-to-resist-repression-continues-in-combat-ready-chamdo-frontline-of-patriotic-education/>
- <sup>72</sup> 寺院影片（英文字幕）可见 Kham Film Project: <http://www.khamfilmproject.org/sersul-tib/>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也援引于报告中：12 July 2018, <https://savetibet.org/china-forces-young-tibetan-monks-out-of-monastery-into-government-run-schools-as-part-of-drive-to-replace-monastic-education-with-political-propaganda/>
- <sup>73</sup> Global Times, 15 May 2018,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102208.shtml>
- <sup>74</sup> <https://www.nytimes.com/2012/04/08/world/asia/china-said-to-detain-returning-tibetan-pilgrims.html>
- <sup>75</sup> 参见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报告：'A Policy Alienating Tibetans: The denial of passports to Tibetans as China tightens control' <https://savetibet.org/policy-alienating-tibetans-denial-passports-tibetans-china-intensifies-control/> 及人权观察的报告：'One passport, two systems' <https://www.hrw.org/report/2015/07/13/one-passport-two-systems/chinas-restrictions-foreign-travel-tibetans-and-others>
- <sup>76</sup> Interview with author of report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report, 9 January 2017, 'Tibetan pilgrims' <https://savetibet.org/tibetan-pilgrims-compelled-to-return-from-dalai-lama-teaching-in-bodh-gaya-india-china-calls-the-teaching-illegal/>
- <sup>77</sup> 张巨岩博士在一篇关于中国信仰外交的论文中表示，“中国佛教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远不及上座部佛教和藏传佛教”。Juyan Zhang (2013), China's Faith Diplomacy, in: Phillip Seib (ed.), Religion and Public Diplomacy,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p 75–98.
- <sup>78</sup> The Indian Republic News Portal, New Map Shows Arunachal As Part Of China, June 28, 2014.
- <sup>79</sup> India Today, 31 December 2021, <https://www.indiatoday.in/india/story/china-renames-15-places-arunachal-pradesh-india-rejects-invented-names-1894377-2021-12-31>
- <sup>80</sup> Matthew Akester, presentation for the Foundation for Non-Violent Alternatives, Delhi, 13 September 202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ZX7eTqrTJs>
- <sup>81</sup> Chi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link no longer working, cited by CNN, 6 April 2017, <https://edition.cnn.com/2017/04/05/asia/china-tibet-dalai-lama-border/index.html>.
- <sup>82</sup> 进一步的意见包括：2009年达赖喇嘛来访；2016年，时任美国驻印度大使维尔玛（Richard Verma）访问达旺，而第十七世噶玛巴伍金赤列多吉应印度西部佛教门巴人的要求访问达旺。
- <sup>83</sup> Tshering Chonzom Bhutia, <https://thediplomat.com/2017/04/the-politics-of-reincarnation-india-china-and-tibet/>
- <sup>84</sup>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也被称为博格达格金（Bogd Gegeen）或博克多汗（Bogd Khan）。

- <sup>85</sup> 他的遗嘱题为“所有忠实信徒的话语”（藏语：dad ris kun la gtam），并发表在 Batsaihan, O. 2015. IX Bogd Javzandamba Hutagt: Amirdal ba tsag hugatsaa (第九世哲布尊丹巴：生命与时代). Ulaanbaatar: Mönhiin üseḡ.
- <sup>86</sup> Cited by [http://thecessblog.com/2018/02/double-headed-mongolian-buddhism-by-lhagvademchig-j-shastri-visiting-researcher-university-of-shiga-prefecture/#\\_edn4](http://thecessblog.com/2018/02/double-headed-mongolian-buddhism-by-lhagvademchig-j-shastri-visiting-researcher-university-of-shiga-prefecture/#_edn4) and other sources.
- <sup>87</sup> 在DalaiLama.com上有关与媒体会面的链接已关闭。 (<https://www.dalailama.com/news/post/1496-meeting-with-the-press-before-returning-to-japan>, 藏文版: <https://www.gyalwarinpoche.com/node/309>)
- <sup>88</sup> ‘Why Is Russia Moving Closer to Mongolia?’ , The Diplomat, 23 June 2020,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6/why-is-russia-moving-closer-to-mongolia/>
- <sup>89</sup> 另见 <http://blogs.ubc.ca/mongolia/2020/guest-post-dalai-lama-succession-mongolia-tibet-china-shugden/>
- <sup>90</sup> 2016年12月26日在蒙古媒體上發表的文章，由 Jichang Lulu 引用於 ‘Outside the Urn’ 。 <https://dnn.mn/%D1%86-%D0%BC%D3%A9%D0%BD%D1%85-%D0%BE%D1%80%D0%B3%D0%B8%D0%BB-%D1%81%D0%B0%D0%BB%D0%B1%D0%B0%D1%80-%D1%85%D1%8D%D0%BC%D0%BD%D1%8D%D0%BB%D1%82%D0%B8%D0%B9%D0%BD-%D0%B3%D0%BE%D1%80%D0%B8%D0%BC%D0%B4-%D1%88%D0%B8%D0%BB%D0%B6%D0%B8%D0%B6-%D0%B1%D0%B0%D0%B9%D0%BD%D0%B0/>
- <sup>91</sup> Jichang Lulu 于 ‘Outside the Urn’ 中引用的两个链接在撰写本文时均已下线。 <https://theasiadialogue.com/2017/03/21/thinking-outside-the-urn-china-and-the-reincarnation-of-mongolias-highest-lama/>
- <sup>92</sup> ‘Mongolia: Living from loan to loan’, Financial Times, 12 September 2016, <https://www.tibetanjournal.com/?s=mongolia>
- <sup>93</sup> Tibet Journal, 7 March 2022, <https://www.tibetanjournal.com/arrest-of-anti-china-activist-in-mongolia-has-sparked-outrage/>
- <sup>94</sup> 这些抗议活动是由英国佛教新宗教运动（NRM）、“新噶当巴传承”（New Kadampa Tradition）的成员组织的，并以“国际雄登社群”的名义为幌子。新噶当巴传承是一个注册的慈善机构，现在是西方发展最快的新兴佛教运动，在全世界有200多个中心和900个分支，在英国就有48个中心。新噶当巴传承以积极招募和快速扩张闻名，被认为是最具争议性的新宗教运动之一，并且是英国国会多次质询的对象。
- <sup>95</sup> Reuters, 16 March 2016,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dalai-lama-idUSKCN0WD203> and investigation, 21 December 2015, <https://www.reuters.com/investigates/special-report/china-dalailama/>
- <sup>96</sup> <http://www.savetibet.org/chinas-new-directive-on-controversial-shugden-spirit-in-tibet-in-bid-to-further-discredit-dalai-lama/#sthash.sP2FfXys.dpuf>
- <sup>97</sup> 路透社在2015年12月21日喇嘛次扎视讯作证后的采访。 <https://www.reuters.com/investigates/special-report/china-dalailama/>
- <sup>98</sup> 在昌都的一个小寺院，21名僧人因拒绝安装多杰雄登塑像而被迫离开。据西藏消息来源称，当局随后任命了另外八名僧人，并安置了雕像。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去年，同样在昌都，一名年轻的藏人因拆除6年前安置的雄登雕像，而被警察试图拘留时自杀身亡。有关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报告来源的详细信息：<http://www.savetibet.org/chinas-new-directive-on-controversial-shugden-spirit-in-tibet-in-bid-to-further-discredit-dalai-lama/#sthash.sP2FfXys.dpuf>。有关雄登的更多信息，请访问达赖喇嘛的网站（[www.dalailama.com](http://www.dalailama.com)）、藏人行行政中央（[www.tibet.net](http://www.tibet.net)）和Tibet Houses（[www.dalailamaprotesters.info/](http://www.dalailamaprotesters.info/)）。
- <sup>99</sup> 据中国国家媒体报导，2017年3月，在尼泊尔投资峰会上收到的135.2亿美元的认捐总额中，中国承诺了82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环球时报》的同一篇文章指出，“中国的承诺超过了印度3.17亿美元”。Global Times, 14 August 2017,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61315.shtml> 此外，中国在与尼泊尔接壤的藏区基础设施项目上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另见：<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Belt-and-Road/Belt-and-Road-reaches-Nepal-s-wild-north-winning-China-influence>）
- <sup>100</sup> Cited by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11 November 2019, <https://savetibet.org/concerns-rise-about-tibetans-status-in-nepal-as-chinese-leader-xi-jinping-prepares-to-visit/>. ‘A blueprint for consolidating power: China exports Xi Jinping Thought to Nepal, Kathmandu Post, 24 September 2019, <https://kathmandupost.com/national/2019/09/24/a-blueprint-for-consolidating-power-china-exports-xi-jinping-thought-to-nepal/>
- <sup>101</sup> “China should offer more generous aid to Nepal amid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Global Times, 14 August 2017,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61315.shtml>
- <sup>102</sup> 参见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关于尼泊尔事态发展的系列报告：‘Dangerous Crossings’ <https://savetibet.org/tag/dangerous-crossing/>
- <sup>103</sup>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Oot Nepal Celebrates the 87th Birthday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Despite Restrictions’ 8 July 2022: <https://tibet.net/oot-nepal-celebrates-the-87th-birthday-of-his-holiness-the-dalai-lama-despite-restrictions/>
- <sup>104</sup> ‘Tibetan Policy and Support Act of 2019’, <https://savetibet.org/wp-content/uploads/2020/01/BILLS-116-HR4331-E000179-Amdt-95.pdf>
- <sup>105</sup> Tibet Policy Act: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house-bill/4331/text?format=txt&r=3&s=1>
- <sup>106</sup> Tibet Policy Act talking points by the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https://savetibet.org/advocacy/tibetan-policy-act/tibetan-policy-act-talking-points/>
- <sup>107</sup> 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博雷利于2020年4月3日做出了上述担保。 <https://savetibet.org/eu-opposes-chinese-interference-in-dalai-lama-succession/>
- <sup>108</sup> Tibetan Review, 11 April 2020, <https://www.tibetanreview.net/eu-reaffirms-opposition-to-chinas-interference-in-dalai-lama-reincarnation-issue/>
- <sup>109</sup>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foraff/137585.pdf](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foraff/137585.pdf)
- <sup>110</sup> <https://www.lachambre.be/doc/CCRI/pdf/55/ic091.pdf>
- <sup>111</sup> <https://www.parlementairemonitor.nl/9353000/1/j9vvij5epmj1ey0/vl3rj06x72zt>

- <sup>112</sup> <https://dserver.bundestag.de/btd/19/174/1917407.pdf> p 25, cited by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13 March 2020 <https://savetibet.org/german-and-eu-leaders-back-tibet-access-religious-freedom/>
- <sup>113</sup> 引述自评论员Indrani Bagchi所写的, “印度不能将佛教的未来留给中国或机运”。
- <sup>114</sup> 外交政策评论员Indrani Bagchi解释: “这不是莫迪第一次祝贺达赖喇嘛。事实上, 据官方透露, 莫迪每年都会问候他。但(2021年)这是莫迪首次公开问候。它出现在印中最严重的军事对峙时, 这已经改变了印度外交和战略政策的长期轮廓。”《Times of India》的Amitabh Mathur在2021年7月12日评论: “印度政府可以采取的渐进措施之一, 就是提高达赖喇嘛尊者的公众形象, 以达到对中国人的施压和消除藏人的疑虑的双重目的。在这种情况下, 莫迪总理在推特上告知他与达赖喇嘛交谈, 并在他生日时向他致意, 是令人赞许的一步。这不仅是中国, 也是向流亡藏人社区发出的公开信号, 即印度仍然坚定地履行承诺。然而, 还需要采取更加一致的策略。”
- <sup>115</sup> <https://secureservercdn.net/198.71.233.163/4vo.170.myftpupload.com/wp-content/uploads/2020/12/TPSA-bill-text-from-consolidated-spending-bill.pdf>
- <sup>116</sup> 以下人物最初由历史学家及西藏专家亚庇在2019年3月24日发布的博客中指出。 <https://claudearpi.blogspot.com/2019/03/the-lamas-who-will-select-chinese-15th.html>
- <sup>117</sup> 有报导称, 八名僧侣被捕, 显示出寺院局势紧张。消息来自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的一篇报导, 在网站关闭后现已下线。引自国际声援西藏运动 ‘When the Sky Fell to Earth’ 注96。 <https://savetibet.org/wp-content/uploads/2013/01/2004ReligionReport.pdf>
- <sup>118</sup> Claude Arpi blog, 30 January 2013, <https://claudearpi.blogspot.com/2013/01/reting-and-dalai-lamas-reincarnations.html>
- <sup>119</sup> Tibet Daily in Chinese, 7 January 2022, [http://www.tibet.cn/cn/culture/zx/202201/t20220107\\_7126858.html](http://www.tibet.cn/cn/culture/zx/202201/t20220107_7126858.html)
- <sup>120</sup> 亚庇为了这个博客访问了他, 发表于2015年9月29日。 <https://claudearpi.blogspot.com/2015/09/amchok-rinpoche-karma-of-tibet.html>
- <sup>121</sup> 同上注。
- <sup>122</sup> <https://claudearpi.blogspot.com/2019/03/the-lamas-who-will-select-chinese-15th.html>
- <sup>123</sup> 另见中国佛教协会2016年9月4日的报导。 <https://www.chinabuddhism.com.cn/xw/yw1/2016-09-04/11380.html>
- <sup>124</sup> <https://freedomhouse.org/country/tibet/freedom-world/2022>

##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Tibet Network is a global coalition of Tibet-relat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Its purpose is to maximis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worldwide Tibet movement. The Network works to increase the capacity of individual member organisations, develops coordinated strategic campaigns, and encourages increased cooperation among organisations, thereby strengthening the Tibet movement as a whole.

Network members are committed to non-violence as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Tibetan struggle. They regard Tibet as an occupied country and recognise the Tibetan Government in Exile as the sole legitimate government of the Tibetan people. Beyond these principles, the International Tibet Network respects the variety of views and opinions of its member organisations, for example concerning Tibet's future political status, and believes that diversity strengthens our movement.

[TibetNetwork.org](http://TibetNetwork.org)



Geographical Note: 'Tibet' refers to the three traditional Tibetan provinces of Amdo, Kham and U-Tsang. In the 1960s, China split Tibet into new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the Tibetan Autonomous Region (TAR), and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s within Qinghai, Gansu, Sichuan and Yunnan Provinces. Wh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ferences Tibet, it is referring to the TAR.

Cover image: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at a public prayer gathering for victims of the floods in Leh, Ladakh. 13 September 2010. Tenzin Choejor / Office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